



傷寒名數解

三

ヤウ
888
3



門 7 9  
888  
表 00 8

傷寒名數解卷三目次

疼痛二道

煩躁四道

汗二道 附發汗之辨

消渴四道 附承氣白虎之辨

腹滿二道

腹痛二道

燥屎宿食八道

瘀血二道

下利六道

厥二道

傷寒名數解卷三

平安

中西惟忠子文甫著

疼痛二道

疼痛之有陰陽也其凡二道焉而治法則其綱五矣  
 何謂其凡二道也乃其於陽也必乎熱是桂枝麻黃  
 之所之也其於陰也必乎寒是附子之所之也必乎  
 熱者主其散之也必乎寒者主其溫之也此為疼痛  
 之別矣而治法則其綱五者何謂也一者制在于陽



名醫角

卷三

一

位也二者在于陽位而始及于陰位也三者陰陽相雜也四者制在于陰位也五者制在于陰位而波及于陽位也此五綱者有次有序審其條目以臨其病以處其方則千變萬轉一而萬萬而一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而其條目分為十有八其制在于陽位者凡三焉論曰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曰太陽病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曰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加桂枝湯主之此其制在于陽位

者之治法也其在于陽位而始及于陰位者凡二焉論曰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曰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主之此其在于陽位而始及于陰位者之治法也其陰陽相雜者凡四焉論曰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瀼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其人大便難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曰風濕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

腫者甘艸附子湯主之。曰霍亂頭痛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此其陰陽相雜者之治法也。其制在于陰位者凡五焉。論曰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曰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真武湯主之。曰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冷而惡寒者曰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皆四逆湯主之。曰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主之。此其在于陰位者之治法也。其制在于陰位而

波及于陽位者凡四焉。論曰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曰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曰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曰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此其制在于陰位而波及于陽位者之治法也。疼痛之於陰陽亦惟寒熱之分而其治法之所由歧如此矣。不可不審焉。且桂枝

麻黃之所之也。雖均之在于陽位，而各有其分存焉。則亦不可無辨矣。乃其熱之熾且重者，此為麻黃之所之也。其熱之不甚且輕者，此為桂枝之所之也。故惟於桂枝乎，曰為解肌，曰消息和，解其外。然則桂枝之所之也，在其尤輕者也。故桂枝而伍之於附子，雖之于陰陽相雜者，而其證尤甚于陰位。而附子為之主，於是乎其用附子，或至二枚三枚。又或因大便鞭去桂枝而加朮，此以其不甚于陽位故也。又先四逆湯理中丸，而後桂枝湯者，亦惟制于陰位而微于陽位者也。桂枝麻黃之於辨輕重之分，大氏為然，亦不可不審焉。又如瘡家之身疼痛，不在此數也。

煩躁四道

煩躁之岐以陰陽也。亦猶疼痛之別矣。而又有因大汗出，或下利者，有因火逆者。凡四道焉。乃其於陽也，必以熱是。即大青龍湯、白虎湯、承氣湯、陷胸湯等之所之也。其於陰也，必以寒是。即乾薑、甘艸湯、乾薑附子湯、四逆湯、茯苓四逆湯、通脈四逆湯、吳茱萸湯等之所之也。此二道之別，煩躁之最重者也。其因大汗出，或下利者，必以渴之與小便不利是。即五苓散、猪苓湯等之所之也。而一則在陽位，一則在陰位者也。

其因火逆者或驚狂或清血或腰以下重而痺是即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桂枝甘草龍  
 骨牡蠣湯等之所之也而尚在陽位者也此四道者  
 煩躁之別也不可審矣如梔子豉湯之於反覆轉  
 倒則煩躁之太甚者也如梔子厚朴湯救逆湯之於  
 臥起不安則煩躁之稍輕者也如大柴胡湯調胃承  
 氣湯梔子乾薑湯之於微煩則但煩而不躁者也而  
 其於證非無輕重亦皆在陽位者也亦不可不審矣  
 不曰少而曰微微如幽微之微隱邃而不大顯之義  
 與少小異如微熱亦然故屬之身熱也煩但訓熱者

夫盡其義也蓋不可情狀而困悶擾撓謂之煩也躁  
 也者擾動展轉四支也故雖煩躁連言而義之自別  
 如此矣論中有不煩而躁者可以見已它如曰反煩  
 不解曰更煩曰心煩曰胸煩曰心中滿而煩曰心中  
 懊憹而煩曰虛煩曰鬱鬱微煩曰煩熱曰煩渴曰煩  
 疼曰煩滿曰煩驚曰煩悸曰發煩之類亦皆取義於  
 此而名焉豈可但訓熱之為盡也矣哉

汗二道附發汗之辨

凡汗之別其本為二道也一為陽一為陰陽主熱陰  
 主寒而其治法之綱七而其目則三十有八也汗本

是一身之津液也而其源全在于胃焉故胃者  
者津液之原也乃其漏乎外也名以為汗夫汗之發  
於外一也而或熱或寒各殊其候既各殊其候而一  
於津液焉雖熱之可畏不若寒之太甚此陰陽之所  
以分也三陽之主熱而有汗也在太陽則發熱惡寒  
熱熱汗出此其邪之在肌表而其最淺者也在陽明  
則不惡寒反惡熱濺然汗出此其邪之既入于胃而  
其最深者也在少陽則往來寒熱非頭汗則盜汗出  
此其邪之在胸脇而深于太陽淺于陽明者也三陰  
之主寒而有汗也專於厥陰其於太陰與少陰也治

法則不與焉於太陰則不在身而但在頭但在頭者  
必發黃由瘀熱也治法則猶屬於陽明也於少陰則  
雖曰屬治法則視于厥陰也故於太陰與少陰也治  
法則不與焉於厥陰則雖或發熱脈不來四支厥冷  
大汗出此其篤草之極將外馳內竭者也豈非寒熱  
之殊其候而一於津液雖熱之可畏不若寒之太甚  
乎此其陰陽之辨也於是其於太陽也發之以桂枝  
以葛根此以其在肌表也其於陽明也或挫之以白  
虎或下之以承氣此以其在于胃也其於少陽也制  
之以柴胡此以其在胸脇也於太陰則治法在陽明



於少陰則治法在厥陰其於厥陰也固非可汗亦非  
可下掇收之牢固之使其不外馳內竭者惟四逆之  
力也而其力之尚不能衡其勢於是乎有通脈及加  
豬膽汁之畧也此豈非特芎藭之極乎是其治法之  
概也乃立之綱而其目附之何謂七綱三十有八目  
乎其一為純于表之綱而其目凡七焉論曰太陽病  
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曰太陽病項背  
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曰服桂  
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曰病人藏  
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不愈者先其時發汗則愈宜

桂枝湯曰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  
芍藥甘草湯主之曰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  
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此皆純于表者也其二為  
自裏達表之綱而其目凡十焉論曰陽明病其人多  
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鞫鞫則讖語小承氣  
湯主之曰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  
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  
濇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鞫也曰傷寒四五日脈沉  
而喘滿汗出讖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也須下之曰  
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絳熱汗出大便

難而識語者下之則愈皆大承氣湯主之曰三陽合  
 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識語遺尿若  
 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曰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  
 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渴欲  
 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  
 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曰陽明病汗出  
 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按此蓋白虎加人參湯之所也曰陽明  
 病自汗出若發熱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雖硬  
 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  
 根及與大猪膽汁皆可為導曰陽明病下之其外有

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饑不能食但頭汗出者  
 梔子豉湯主之曰陽明病發熱汗出此為熱越不能  
 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引  
 水漿者此為痰熱在裏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此按  
二條皆陽明之變證也此皆自裏達表者也其三為自表裏間  
 而達表之綱而其目凡六焉論曰傷寒五六日已發  
 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  
 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  
 湯主之曰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鞅嘔吐而下  
 利者大柴胡湯主之曰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

如散解

卷三

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頭微汗出者此為水結在  
 胸脇也曰太陽病脈浮而動數頭痛發熱微盜汗出  
 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按此蓋小柴胡之所也曰三陽合病  
 脈浮大但欲眠目合則汗之按此蓋柴胡證也曰太陽  
 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藪藪汗出發  
 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鞅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  
 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此皆自表  
 裏間而達表者也其四為仍在陽位而稍已轉之綱  
 而其目凡三焉論曰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  
 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

湯主之曰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  
 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曰太陽病發汗後  
 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  
 消渴者與五苓散主之此皆仍在陽位而稍已轉者  
 也其五為陰陽相錯之綱而其目凡三焉論曰太陽  
 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難以  
 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曰傷寒脈浮自汗出小  
 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按此蓋桂枝加附子湯也曰風濕  
 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  
 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

湯主之此皆陰陽相錯者也其六為遂之于陰位之  
 綱而其目凡二焉論曰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  
 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  
 主之曰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  
 此皆遂之于陰位者也其七為純于陰之綱而其目  
 凡八焉論曰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此屬少陰  
 曰少陰病下利脈微溼喘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  
 當溫其上灸之曰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  
 人汗出不止者死逆湯此三條蓋皆四曰大汗出熱不  
 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曰大汗若

大下利而厥冷者曰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  
 手足厥冷者曰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  
 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皆四逆湯主之曰下利  
 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曰吐  
 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絕者通脈  
 四逆加豬膽汁湯主之此皆純于陰者也是之為七  
 綱三十有八目也汗之有陰陽也其於寒與熱治法  
 之備如此不可不辨焉大氏發汗之法在二三日而  
 日分一劑三服其輕者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  
 盡劑其重者半日許令三服盡晝夜服至二三劑此

為其大法矣。至其不解者，不止二三日，雖八九日，十日以上，尚可發汗也。若其在二三日而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與小建中湯。又其在二三日已發汗，不解，蒸熱者，當與調胃承氣湯。若雖既及陽明，仍發熱惡寒，則亦尚可發汗。至其不惡寒惡熱，當下之。此為其變法矣。脈證之轉機，固不可以幾。豈惟汗下哉？不可不審察焉。夫太陽之發之於汗也，陽明之祛之於下也，汗下皆耗津液之道也。此何以行之乎？以其不得止也。何以不得止乎？以其非此則無可除之道也。是故其行之在一旦，而不敢強也。因戒其發汗曰：不

可令如水流，瀉病必不除。又曰：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又曰：脈微弱者，不可發汗。戒其下之曰：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又曰：若更衣者，勿服之。又曰：若一服讖語止，更莫復服。又曰：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惟治法為爾。此豈非其行之在一旦，而不敢強乎？若果強之，則鮮不之于陰位焉。於是乎舉或發汗，遂漏不止。或發汗過多，或發汗若下之，或大汗出後，或大下之後，等之變脈證，而各具其變治法矣。少陽之制之於中位也。此何以不行汗下乎？以其不在表，亦不在裏。故汗下皆非其所宜也。因戒之曰：少陽不可發汗。

又曰慎勿下之亦惟治法為爾雖爾能得其肯察則或發熱汗出而解故例曰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卻發熱汗出而解夫行發汗之藥而汗出固其所也柴胡本是非發汗之藥而反汗出則於法得無背馳乎此殊不然以其非發汗之藥故雖汗出乎於法無有背馳矣若果行之發汗之藥則雖汗出乎病必不除矣故雖均汗出乎在得其肯察與否而有除與否之差也不啻汗出而解為然其於得屎而解亦無不皆然矣脈證之轉機固不可以幾豈惟汗下哉不可不審察焉

消渴四道

附承氣白虎之辨

消渴亦有陰陽矣而治之之法分為四道焉其於陽也惟專於二陽而熾於陽明太陽不與也其於陰也惟專於二陰而甚於厥陰太陰不與也蓋三陽之主執也太陽則表之表而太輕且緩故未與于此矣少陽則間乎表裏而重於太陽而輕於陽明故既及于此矣陽明則表之裏而愈重且急故最熾于此矣此因其津液之為熱所耗故也三陰之主寒也太陰則裏之初而稍輕且緩故未與于此矣少陰則裏之本而重於太陰而輕於厥陰故既及于此矣厥陰則裏

之末而益重且急故甚于此矣此因其津液之為寒  
 所耗故也此為消渴之別焉消渴之為病或熱或寒  
 雖固有其別而其耗津液則一也夫惟一也是以通  
 三方於陰陽而隨其證也各有法焉渴欲飲水口乾  
 舌燥無論其小便是乃白虎湯之所之也若其小便  
 不利是乃豬苓湯之所之也若小便不利有表證是  
 乃五苓散之所之也三方之各隨其證也如此此之  
 為三法焉又意欲飲水反不渴是乃文蛤散之所之  
 也此雖均欲飲水而反不渴則於證最為輕矣乃此  
 之而不差於是繼及五苓散而已此既曰不渴則雖

又大便五  
 六日不  
 而渴則類  
 其曰舌上  
 而渴則類  
 而渴則類  
 惟以其所  
 之不在其  
 也

如不類乎觀乎其繼及五苓散則亦為不太相遠當  
 屬為一法合上三法而為治消渴之四法焉又身黃  
 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者是為茵陳蒿湯之所之也乃  
 如其曰渴引水漿則類矣而不曰欲飲水則不類也  
 惟以其所主之不在于此而在于發黃也又熱利下  
 重欲飲水者是為白頭翁湯之所之也乃如其曰欲  
 飲水則類矣而不曰渴則不類也亦惟以其所主之  
 不在于此而在于下利也又少陰病口燥咽乾者及  
 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是皆為大承  
 氣湯之所之也乃如其曰口燥咽乾曰口乾燥則類

矣而不曰渴不曰欲飲水則不類也亦惟以其所主  
之不在于此而在于熱與利也又如小青龍湯小柴  
胡湯柴胡桂枝乾薑湯等亦皆兼治渴惟兼治之故  
亦為不類矣凡之六者皆類而不類故不取之於專  
治渴之法也又有雖渴欲飲水或小便不利不可  
必施治焉者例曰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  
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又曰厥  
陰病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又曰大下之後發汗  
小便不利者止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夫渴之與小便不利固與于病焉而又或有不與于

病焉者乃其與于病焉者藥之所能治也其不與于  
病焉者非藥之所能治也故以先與之水而不施治  
為法焉可見其慎於藥而不苟施也於是乎知所謂  
調理之劑古之所必無也故不審其所由而強施之  
治則妄也與其強施之為妄也不若先其所由是審  
之無謬也夫然後尚不愈於是乎施治亦未為晚也  
例又曰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  
苓散是也不可不慎矣  
有曰渴欲飲水數升口乾舌燥者有惟曰口燥舌乾  
而不曰欲飲水者此二者固易混焉易混而又既異



焉既異之故方法亦從異焉不可不辨矣乃如其曰  
欲飲水數升則無論其數飲雖未必至數升而有欲  
大得水以甘心之意以故形容其情狀兩不雨既曰  
渴而復曰欲飲水數升者似乎複而重矣故其渴而  
欲飲水數升者此則白虎湯之所之也如其惟曰口  
燥舌乾而不曰欲飲水則雖本無其欲大飲之意乎  
惟其乾燥之大甚非濕以潤之必有所不堪以故時  
飲而快意爾不雨不曰渴又不曰欲飲水者似乎遺  
而失矣故其不渴而不欲多飲水者此則承氣湯之  
所之也此二者之易混也若此若此而又既異也若

此夫若此之故方法之從異也亦若此焉此二湯之  
所之之辨也夫既辨此之辨而後又有辨焉亦不可  
不辨矣大氏此二者之於證皆陽明也陽明也者主  
乎胃焉胃焉者津液之府也而熱極于茲矣是故熱  
既及于胃則津液為其所驅而汗自出口乾燥而渴  
大便非難則鞅此其熱之客于肌膚名為身熱若熱  
既入于胃則津液愈所耗而汗愈多口愈燥舌愈乾  
大渴而煩或讖語大便非鞅則不大便此其熱之鬱  
于分肉名為惡熱若熱既結于胃則津液益所竭而  
汗亦多口益燥舌益乾讖語煩躁非不大便則燥屎

此其熱之常匿而微顯以時大發名為潮熱惟陽明也者熱之極也是以詳悉其情狀岐名以為三者亦足以見其輕重矣雖乃有其熱之或及或入或結之別乎其及乎口燥舌乾之與于津液則一也而如其既及者與既入者則渴欲飲水至乎其既結者則不欲多飲此似乎其所以輕者反重其所以重者反輕何耶惟其既及者與既入者之所以渴欲飲水者此其熱之猶在于膚之與肉而勢達乎外者也於是乎渴欲飲水爾較之其結者則為稍輕矣惟其既結者之所以不欲多飲者此其熱之常匿而微顯但當其

大發之時少不得不渴則鮮其達乎外之勢者也於是乎不欲多飲爾較之其及者與入者則為太重矣一則以渴欲飲水為之證與之白虎湯以挫其既及既入之熱也一則以不欲多飲為之證與之承氣湯以挫其既結之熱也或挫之或走之雖術之如不齊乎至于其救津液則一也是之為後之辨焉夫雖既能辨前之所辨之辨而又不復辨此之辨則何術之施也矣哉故亦不可不辨矣

又有因瘀血而口燥舌乾或消渴者亦不為不易混而脈證各有其分具焉則又何可混也矣哉辨詳于

瘀血之篇可以審焉已矣

腹滿二道

腹滿亦有陰陽矣其凡二道焉而治法則十有九也  
陽之主熱也陰之主寒也熱之與寒皆為腹滿焉而  
太陽少陽之在于肌表與胸脇也則不及于此矣惟  
發汗吐下之後或為腹滿者既是非其本位也至于  
陽明乃為腹滿者以其熱之實于胃也腹滿本是大  
陰之所分而非陽明之所多也陽明之薄于太陰而  
其熱之熾遂延于其隣以為腹滿者也此其於腹滿  
是之為陽位矣太陰之為腹滿者以其寒之客于腹

此為其正位也少陰厥陰之為腹滿者此二者亦不  
遠于太陰而其寒之凝升達于其上者也此其於腹  
滿是之為陰位矣陰陽之別在于寒之與熱寒熱之  
分在于胃實之與自利腹診之差在于鞅之與濡脉  
候之辨在于浮之與沉此為其概矣腹滿之雖太陰  
之所分乎折為寒熱二者焉熱之極于胃實也雖滿  
之在于腹乎下之而瘳故其於方劑以承氣湯為之  
主也寒之極于自利也雖滿之在于腹乎温之而痊  
故其於方劑以四逆湯為之主也即其在于陽位者  
之於治法凡八焉論曰陽明病脉遲雖汗出不惡寒

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  
攻裏也手足濇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鞅也大承氣  
湯主之曰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  
氣勿令大泄下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曰大  
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  
曰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皆宜大承氣湯曰傷  
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  
蒿湯主之曰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  
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鞅  
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曰傷寒吐後腹脹

滿者與調胃承氣湯此皆其在于陽位者之治法也  
其在于陽位而證之相交者之於治法凡四焉論曰  
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  
曰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  
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  
加人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  
猪苓湯主之曰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  
仁而面垢讖語遺尿者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曰陽  
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又按  
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

難有潮熱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此皆其在于陽位而證之相交者之治法也其在于陽位而不及胃實者之於治法凡二焉論曰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曰傷寒下後心煩腹滿卧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此皆其在于陽位而不及胃實者之治法也其在于陽位而似于陰位者之於治法也論曰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是也其自陽位而遂之于陰位者及

其不大便者之於治法也論曰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桂枝加芍藥湯主之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是也其在于陰位者之於治法也論曰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宜四逆湯是也其在于陰位而不大便者之於治法也論曰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是也腹滿之有陰陽而其治法之分為十有九者若此不可不審焉且桂枝加大黃湯之於大實痛也大承氣湯之於不大便也亦不可無辨矣彼則本太陽病醫反下之遂及于此而已故不曰太陰病而

曰屬而其於證非若口乾舌燥之比也於是乎知其  
 大實痛之非燥屎也所以行大黃芍藥也此則其六  
 七日之前蓋真武湯或附子湯之證遂及于此而已  
 故直曰少陰病而其於證必口乾舌燥者也於是乎  
 知其不大便之果燥屎也所以行大黃芒硝也之二  
 者之於辨亦不可不審焉

腹痛二道

腹痛之有陰陽也亦惟以熱以寒其凡二道焉而治  
 法則十有二也乃其寒與熱之為腹痛也亦與其為  
 腹滿無以大異矣腹痛腹滿本是大陰之所為而其

定位也雖然熱之或及于此也寒之或逼于此也不  
 得不滿亦不得不痛此二者之所以有陰陽也乃其  
 在于陽位而不實于胃者之於治法凡三焉論曰傷  
 寒陽脈澀陰脈弦腹中急痛者法當先與小建中湯  
 不差者與小柴胡湯曰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  
 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是也其在于陽位而  
 實于胃者之於治法凡三焉論曰病人不大便五六  
 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  
 也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曰大下後六七日  
 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皆宜大承氣

湯是也其自陽位而之于陰位者之於治法凡二焉  
 論曰太陽病醫反下之因爾腹滿時痛者屬太陰桂  
 枝加芍藥湯主之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是  
 也其在于陰位者之於治法凡四焉論曰少陰病二  
 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  
 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真武湯主之曰少陰病二三  
 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  
 花湯主之曰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  
 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曰少陰病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

景福田印

寒或腹痛者通脈四逆湯主之是也腹痛之有陰陽  
 而其治法之分為十有二者若此亦不可不審焉又  
 如寒疝及蚊蟲等之於腹痛雖不在此數乎要皆  
 屬于寒者也是以其於方劑必用附子烏頭乾薑蜀  
 椒之類可以見已

燥屎宿食八道

燥屎宿食之為匹也其候之之目凡八道焉而其治  
 法則一也熱之入于胃即是燥屎宿食之所成也熱  
 之入于胃其熱但熾而未成物此之謂白虎既已成  
 物而有形此之謂承氣也論曰陽明病讖語有潮熱

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此其一也曰  
 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  
 故使不大便也此其二也曰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  
 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卧者有燥屎也此其三也曰  
 傷寒五六日脉沉而喘滿汗出讖語者以有燥屎在  
 胃中也此其四也曰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  
 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此  
 其五也曰下利讖語者有燥屎也此其六也曰下利  
 脉滑而數者有宿食也此其七也曰下利不欲食者  
 以有宿食故也此其八也皆宜大小承氣湯燥屎宿

食之為匹也雖分為八而其治法則一也治法之雖  
 一而八者不可不分焉燥屎本是因宿食之為熱所  
 焦而成焉者也蓋素有宿食而熱入于胃則為其勢  
 所扇激而津液必走乎外涸乎內宿食遂焦此燥屎  
 之所以成也而其所以為匹也而其所以一治法也  
 若夫熱之獨恣其勢於內則亦能足焦胃也誰謂屎  
 之益燥獨能不焦胃乎二者不或食養之繼終將係  
 于命期是故屎之燥不可不下也熱之勢不可不挫  
 也承氣以下之白虎以挫之是之為治法也屎之成  
 燥也熱之恣勢也唯在其緩急而本非有二途則其



於治法亦當一之而已此何以二之耶夫屎之物而有形熱之邪而無形不可得而一也有形之故下而去之於外也無形之故挫以禦之於內也此其所以二之也熱之雖一乎其未得物之初孰與其得物之熾耶譬猶火之連就其燥焉當其未得物之初也澆之以水則鮮其不滅矣此即白虎湯之挫之也及其得物之熾也澆之未足以滅不若急徹去夫燥之物不使其連就也此即承氣湯之下之也或澆以水或徹去物至其救火則一也乃挫之乃下之及其除熱則一也惟仲景氏之術為然仲景氏之於術獨具于

其候之目與其治法則其可據以行于今者亦惟此而已故燥屎宿食之為匹也於其候之目與其治法豈可不審焉矣哉豈可不審焉矣哉

瘀血二道

瘀血之成于熱也其綱凡二道焉而吐衄及打撲墜指不與也熱或入血室或結膀胱則能腐其血血之腐也由于瘀熱故命血以瘀也而或血室或膀胱處方之隨其候而異此其綱之所以為二道也乃其入血室也其候之目凡四焉曰經水適來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讖語一也曰經水適斷如瘡狀往來寒熱

發作有時二也曰晝日明了暮則讖語如見鬼狀三也曰下血讖語四也是皆小柴胡湯之證也其結腸膀胱也其候之目凡八焉曰其人如狂少腹急結血自下一也曰其人發狂少腹鞭滿小便自利二也曰其人喜忘屎雖鞭大便反易其色必黑三也曰消穀善饑不大便四也曰一身手足盡熱便血五也曰唇痿舌青口燥但欲嗽水而不欲嚥胸滿無寒熱腹不滿而言我滿六也曰如熱狀煩滿口乾燥而渴反無熱七也曰下利數十日不止暮即發熱少腹裏急腹滿手掌煩熱唇口乾燥八也是即挑核承氣湯抵當

湯之證也大氏此二湯之於別在其新久之與其輕重也血自下與畜血急結與鞭滿此為新久輕重之別也口燥但欲嗽水而不欲嚥此大類乎承氣湯之證惟無寒熱腹不滿為其別也雖或渴乎反無熱此頗異乎白虎湯之證雖或發熱乎少腹裏急亦為其別也若其入血室與結腸膀胱此二者之於別一則上在于胸脇一則下在于少腹經水適來與血自下經水適斷與久為畜血是之為其別也瘀血之於候也其綱凡二道而其入血室之目曰其結腸膀胱之目八而其於別也若此不可不審焉又如經水不利及過

多等則不在此之數也

下利六道

下利之為證雖區以眾多而其所以統亦惟在寒之與熱寒之與熱二者之所以為下利者寒始受之於裏者而其為吐利腹痛固其所也惟熱雖始受之於表乎遂內及于胃則亦能為嘔為下利勢之使然也頗似寒而異何以見其異乎此則惟熱是主之為異寒則不主乎熱矣雖下利之相似而寒熱之果異豈可混乎寒熱也者陰陽之謂也此二者之於綱岐以為六為有合病之自下利者有併病之自下利者或本

不可下而反下之利遂不止猶在于陽位也或未可下而數下之利不止遂之于陰位也或因裏熱也或因裏寒也此之為六綱也而其目則四十有二焉是乃隨其轉機而制之者也不可不辨矣合病之自下利者凡三焉論曰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曰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黃芩湯主之曰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大承氣湯主之此三者皆合病之自下利者也併病之自下利者凡五焉論曰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鞭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曰太陽病過經

十餘日心下温温欲吐胸中痛大便反澹腹微滿鬱  
 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曰若自  
 下利脉反和者此為内實也宜調胃承氣湯曰陽明  
 病發潮熱大便澹小便自可胸脇滿不去者小柴胡  
 湯主之曰傷寒汗出解之後心下痞鞭乾噫食臭脇  
 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此五  
 者皆併病之自下利者也本不可下而反下之利遂  
 不止猶在于陽位者凡二焉論曰太陽病桂枝證醫  
 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  
 根黃連黃芩湯主之曰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

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鞭而滿乾嘔  
 心煩不得安甘州瀉心湯主之此二者皆本不可下  
 而反下之利遂不止猶在于陽位者也未可下而數  
 下之利不止遂之于陰位者凡五焉論曰太陽病外  
 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鞭  
 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曰傷寒服湯藥下利  
 不止心下痞鞭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  
 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曰傷  
 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  
 曰脉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皆宜四逆湯曰

假令已下之脈數不解而下不止協熱而便膿血者  
 桃花湯主之此五者皆未可下而數下之利不止遂  
 之于陰位者也因裏熱者凡十焉論曰少陰病自利  
 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  
 湯曰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  
 猪苓湯主之曰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  
 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曰熱利  
 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曰下利譫語者有燥屎也小  
 承氣湯主之曰下利脈平按之心下鞭者急下之曰  
 下利脈遲而滑者內實也利未欲止當下之曰下利

脈反滑當有所去下之乃愈曰下利差後至其年月  
 日復發者以病不盡故也當下之曰下利不欲食者  
 以有宿食也當下之皆宜大承氣湯此十者皆因裏  
 熱者也因裏寒者凡十有七焉論曰自利不渴者屬  
 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曰欲吐  
 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曰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  
 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真武湯主之曰少  
 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  
 膿血者桃花湯主之曰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

者猪膚湯主之曰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  
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主之曰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曰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  
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曰吐利汗出發熱惡  
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曰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  
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曰下利腹  
脹滿身體疼痛者皆四逆湯主之曰下利清穀裏寒  
外熱汗出而厥者曰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  
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或面赤色或腹  
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皆通脈四逆湯

主之曰惡寒脈微而復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參  
湯主之曰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  
萸湯主之曰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  
吐下若食入口即吐者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主之  
曰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  
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此十有七者皆因裏  
寒者也是之為四十有二目也下利之為證雖區以  
衆多而統之於陰陽岐以綱之與目隨其轉機而制  
之也若此豈可不辨矣哉且燥屎之必讖語也須辨  
於鄭聲宿食之必滑數也須辨於微澀熱利之與協

熱利大不同也裏有熱而下利欲飲水者謂之熱利也本裏有寒協合外熱以下利者謂之協熱利也熱利則脈數有力協熱利則脈微弱此為其辨也凡是皆寒熱之易混也亦不可不辨矣

厥二道

厥之為證惟在于二陰焉肇于少陰而極于厥陰太陰則不與也而有寒有熱凡二道焉其綱八而其目三十有三也不惟寒之極能為厥熱之極亦能為厥也其因殊乎內而其證肖乎外外雖肖內果殊故厥之極于厥陰也曰寒曰熱此為其分此其凡之所以

為二道也於是存上下之位有輕重之等故其於處方也無不隨以差之此其綱之所以為八而其目之為三十有三也不可審辨矣厥之設名也凡八焉以物其輕重也少陰曰手足寒厥陰曰厥曰厥寒曰厥冷曰逆冷曰厥逆曰藏厥曰虵厥此之為厥之八名也而其輕重之於物亦不可不審辨矣寒即溫之反言其人自覺其寒也厥謂微冷也厥寒言外候之微冷而內自覺其寒也至如厥冷逆冷厥逆則不必自覺皆以外候言之也厥逆逆冷皆其冷上及腕肘脛膝者所以名曰逆也藏厥則不但及腕肘脛膝既

及其肌膚者也。虺厥則其有將息者也。故藏厥重於厥逆，逆冷。虺厥輕於藏厥也。厥逆逆冷重於厥冷，寒之與厥寒，輕於厥冷者也。故厥本雖名於逆冷，而但曰厥，則以微冷言之彰矣。此之為輕重之物也。而厥冷厥逆，雖在少陰之位而已。屬厥陰者也。故少陰之言厥冷厥逆者，此始於少陰，遂之于厥陰者也。太陽之言厥者，亦無不皆然矣。厥之極于厥陰也。其於寒與熱，與上下之位，與輕重之等，則處方之所以隨以差之也。故我非執其綱目以臨之，則將何以得名之與物相愜而不失乎名正而物定。綱舉而目隨，所以

審辨也。何謂八綱三十有目乎？一綱者吐利而厥冷，其目凡二焉。論曰：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此其專于吐而位之在上焉者也。曰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此其專于利而位之在下焉者也。雖吐利厥冷之如一乎，惟其於位為爾。何以言之？觀乎它用吳茱萸湯，或曰食穀欲嘔，或曰乾嘔吐涎沫，頭痛，或曰嘔而胸滿，則豈非盡專于吐乎？故曰位之在上焉者也。觀乎它用四逆湯，或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或曰大下利而厥冷，或曰下利厥逆而惡寒。



或曰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或曰下利清穀內寒外  
 熱脈微欲絕則豈非盡專于利乎故曰位之在下焉  
 者也二綱者結于胸中或嘔而手足寒厥冷其目凡  
 曰焉論曰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  
 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  
 也當吐之按此蓋瓜蒂散之所之也曰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心  
 中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  
 散此其於證也大類于吳茱萸湯之所之然彼則專  
 于嘔吐此則邪實于胸是之為其別也曰若膈上有  
 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急溫之宜四逆湯按始曰脈弦遲或作

緊而此不言者此蓋微細或弱者也曰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  
 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此其於證也亦大類于吳  
 茱萸湯之所之然彼則專于嘔吐此則精奪于內是  
 之為其別也一則胸一則內亦惟上下之位爾三綱  
 者下利而厥逆其目凡六焉論曰少陰病下利脈微  
 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猪  
 膽汁湯主之曰下利厥逆而惡寒者曰大下利而厥  
 冷者皆四逆湯主之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  
 厥者曰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  
 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或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

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皆通脉四逆湯主之曰少陰  
 病下利脉微澀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温其  
 上灸之按此雖不曰厥矣觀于其曰脉微澀曰温其  
其灸之故則必當有厥證耳温字蓋指四逆湯也以其  
曰其上耳四逆者不關吐利或利後厥冷其目凡十  
 有二焉論曰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曰病發熱頭痛  
 脉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曰少陰病脉沉  
 者急温之皆四逆湯主之按此三條不曰曰傷寒脉  
 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為藏  
 厥非為虵厥也曰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小腹  
 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腸膀胱也曰傷寒六七日脉微

手足厥冷煩躁者灸厥陰曰傷寒五六日不結胸腹  
 濡脉虛復厥者不可下此為亡血曰傷寒脉促手足  
 厥逆者可灸之曰下利後脉絕手足厥冷晡時脉還  
 手足温者生脉不還者死按以上六條蓋皆曰發汗  
 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按此不  
蓋累也曰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  
 絕者通脉四逆加猪膽汁湯主之曰傷寒六七日大  
 下後脉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咽喉不利唾  
 膿血泄利不止者為難治麻黃升麻湯主之按此方  
疑本艸麻黃條下引此證五綱者因虵蟲而厥其目  
作麻黃湯亦未可必也

一為論曰虵厥者其人當吐虵令病者靜而復時煩  
 此為藏寒虵上入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  
 者虵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虵虵厥者烏梅圓主之  
 凡此五綱二十有五目者皆專于寒而其最重為者  
 也六綱者手足寒厥寒厥其目凡四為論曰得之便  
 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艸乾薑湯與之曰傷寒  
 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艸湯却治其  
 厥按此不載治厥之方厥果微冷則按法宜與當歸四逆湯已曰少陰病身體痛  
 手足寒骨節痛脉沉者附子湯主之曰手足厥寒脉  
 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此一綱四目者亦皆專

于寒而其稍輕為者也七綱者熱深而厥深其目凡  
 二為按此蓋不大便腹鞭滿而論曰傷寒一二日至  
 四五日而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  
 深厥應下之按此蓋承氣也曰傷寒脉滑而厥者裏有  
 熱也白虎湯主之此一綱二目者皆專于熱而其最  
 重為者也八綱者熱微而厥微其目凡二為論曰少  
 陰病四逆按此雖曰四逆未必不可逆者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利不  
 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曰傷寒熱  
 少厥微指頭寒默默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  
 者此熱除也欲得食其病為愈若厥而嘔胸脇煩滿

者其後必便血按此蓋小柴胡之所之也此一綱二目者亦皆  
 專于熱而其稍輕焉者也此之為八綱三十有三目  
 也厥之為證惟在于二陰焉肇于少陰而極于厥陰  
 太陰則不與也而有寒有熱有上下之位有輕重之  
 等雖均之為厥乎各有其分別而處方之所以隨以  
 差之者悉具于八綱三十有三目豈可不審辨矣哉  
 厥之極于厥陰也率以發熱踰之以為生之候也而  
 發熱又有其可畏者凡三焉躁不得卧此其一也厥  
 不止此其二也汗出不止此其三也此之為死之候  
 也亦復不可不審辨矣

筑前

鷹取惟恭碩菴

肥前

迎煥 君章同校

出雲

渡邊有憲常伯

傷寒名數解卷三終

名數解

卷三

三十四

率シユワ從フ  
 概カハ行フ  
 用ル先キ

分類

卷三

三十四

